

曹靖华译著文集

河南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曹靖华译著文集》第一卷

责任编辑：王荣宅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河南教育出版社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125印张 290千字

1989年5月第一版 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ISBN 7-301-00565-2/I·107

定价：5.85元

出版说明

曹靖华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散文家、教育家。原名曹联亚。一八九七年生于河南省卢氏县。“五四”运动时期，曹靖华在开封河南省立第二中学学习，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潮鼓舞下，积极投身于进步的学生运动。后被河南学生联合会选为第二届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二〇年中学毕业后，他在上海参加了S. 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由S. Y. 派赴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二年底回国。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曹靖华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再次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等校任教。一九三三年秋回国。“一二·九”前后，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东北大学（校址在北平）、中国大学等校任教。“七七”事变后，辗转至西安。一九三八年，在西北联合大学被反动派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罪名”解聘。一九三九年到重庆。一九四〇年起，由党组织安排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工作。解放后，曹靖华在北京大学任教，从一九五一年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建立时起至一九八三年，一直任该系系主任。

从二十年代初起，曹靖华即从事介绍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工作。他很早就与瞿秋白、鲁迅相识，在长期的共同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第一部译作——契诃夫的独幕剧《蠢货》，就是经瞿秋白推荐，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一九二四年，他翻译的

契诃夫的《三姊妹》，由瞿秋白介绍给郑振铎，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曹靖华初次与鲁迅见面是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五年，鲁迅创办进步的文艺团体“未名社”，他是该社的成员之一。自一九二五年至鲁迅逝世，他与鲁迅交往密切。他用汝珍、亚丹等化名经常和鲁迅通信，并在国外帮鲁迅搜集革命书刊、版画和其他文学资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重庆、南京等地，在周恩来和董必武的直接指引下，他参加了中苏文化协会和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继续致力于翻译、介绍苏联文学，并主编“苏联文艺丛书”。几十年间，他翻译了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阿·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卡达耶夫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瓦西列夫斯卡娅的《虹》、费定的《城与年》等近三十种苏联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林伯渠同志曾说，“延安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把《铁流》不知翻印了多少版，印了多少份，参加长征的老干部，很少没有看过这书的。它成了教育人民，教育部队的教科书。”

鲁迅曾把介绍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比作“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和“普罗米修斯取天火给人类”。曹靖华一直把“偷运军火”和翻译工作和文艺活动同中国革命的进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不顾个人安危，孜孜不倦地从事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的介绍工作，向中国人民传播革命火种，激励成千上万的读者投入党所领导的革命洪流。

从六十年代起，曹靖华创作了许多优美的散文。这些作品洋溢着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激情，或追忆前辈的懿言嘉行，或歌颂祖国的锦绣山川，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娓娓道来，寓意深远。他的散文语言优美精练，富于抒情，且有节奏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深受读者喜爱。他的散文集有《花》(1962)、《春城飞花》(1973)、《飞花集》

(1978)、《曹靖华散文选》(1983)等,有些名篇已收进各种著名散文选及中学语文课本。

曹靖华作为我国最早介绍苏联革命文学的前驱者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为我国的革命文艺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劳动业绩和高尚品德,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

为了繁荣我国的文艺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北京大学决定编辑《曹靖华译著文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河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文集》包括:(一)俄罗斯、苏联文学作品的译作;(二)散文创作;(三)关于俄罗斯、苏联文学的评论及其他,计十一卷,约三百万字。其中第一部分份量最大,拟按译作的文体分类,各类中再按译作发表的时间为序,分别结集。

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成立了编辑工作小组,以推动、组织此项工作。曹靖华的女儿、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曹苏玲同志协助整理校阅。在《文集》出版过程中,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许多同志的热忱关怀和帮助,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六年十月

曹靖华译著文集

- 第一卷 铁流(绥拉菲摩维奇著)
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卡达耶夫著)
- 第二卷 保卫察里津(阿·托尔斯泰著)
虹(瓦西列夫斯卡娅著)
- 第三卷 油航“德宾特号”(克雷莫夫著)
- 第四卷 城与年(费定著)
- 第五卷 苏联中短篇小说集
- 第六卷 苏联民间故事集
- 第七卷 苏联戏剧集(一)
- 第八卷 苏联戏剧集(二)
- 第九卷 散文作品集
- 第十卷 苏联文学与苏联作家散论
- 第十一卷 书信·年谱

写在《文集》出版之前

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河南教育出版社准备将我过去所译、所写的作品汇编成集，并要我写几句话。我不能不从命。但提起笔来，却是思绪万千，不知从何说起。

我快九十岁了。我的前半生是在饥寒交迫，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二十年代初，我就开始用一部分时间翻译苏联文学作品。但那并非为了做学问或是为了糊口，因为那时进步书籍往往一出版就遭到查禁，根本无稿费可言。从事这工作，主要是受到伟大十月革命胜利的感召。那时不少反映苏联国内战争的作品曾深深地激动以至震撼着我。我在列宁格勒读到《铁流》的时候，不能不想到对于在黑暗中挣扎，在血泊中抗争的我国人民来说，这样的作品将会产生何等巨大的鼓舞力量，因此我便动手翻译了它，那是一九二九年在列宁格勒接到鲁迅先生约译《铁流》的信之后，但译完却已是一九三一年了。

我是一九三三年秋天回国的。在那大夜弥天、腥风血雨的年代，继续从事这项工作，不能不面对生活动荡窘困，以及工具书缺乏等重重困难。我永远怀着深深的感激记得鲁迅先生在这些方面对我的关切和支持。他和秋白等先驱把这工作比为“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和“普罗米修斯取天火给人类”。在这方面，他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铁流》、《毁灭》、《士敏土之图》等书，就是鲁迅先生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克服重重困难自费出版的。

事实确是如此。这些优秀作品以及卫国战争时期的不少苏联文学作品被介绍过来以后，曾激励我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走上了进步和革命的道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不少战士把这些书和他们的武器、生命结为一体，和它们共存亡。这方面的动人事例是很多的。

建国以后，因为要做的事多，我没有再继续从事翻译工作。从六十年代开始，我曾将一些回忆和作为人大代表的视察见闻陆续写成散文。我多次有机会访问苏联，也去过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每次出访我都作了笔记，特别是与苏联作家费定、卡达耶夫、拉夫列尼约夫、法捷耶夫、西蒙诺夫、潘诺娃、瓦西列夫斯卡娅等同志晤谈后，我都作了详尽的笔记。我曾计划根据它们写些散文，可是还未待我动笔，这些材料就在史无前例的“革命”中遭到洗劫，荡然无存了，而费定等同志又都已先后作古，我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这是我终生的莫大憾事。

北京大学要重印我的这些译著，这好意令我十分感激，但我也为由此将徒耗人力物力而感到不安。不过，我又想，如果能藉此留下一些历史的印痕，能藉此纪念和缅怀那些优秀的苏联作家，特别是纪念和缅怀那些已牺牲于战火或敌人枪口下面，今天未能与我们同在的众多读者，能使今天的年轻人从中领略一些先驱者的创业维艰，从而策励自己树立理想和奋发向上，那末，这也未始不是毫无意义的事。因此对北京大学的同志们的好意以及为此所做的大量工作，谨在此表示我由衷的谢忱。

靖 华 于北京医院病房
一九八六年九月

第一卷说明

《铁流》作于一九二四年，译于一九三一年，同年十一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次年曾由苏联远东国家出版局印刷一版（供苏联境内的中国读者）；一九三三年由上海光华书局再版；一九三八年七月由上海生活书店重新排版印刷；其后又经重庆、上海生活书店及解放区的新华书店、三联书店等多次再版；建国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五—至一九七三年间曾再版近十次，香港三联书店于一九七二、一九七八年再版两次，后者是重排新版的插图本。

译者曾先后于一九五六、一九七一年对此书作了两次全面校订。这次收入《曹靖华译著文集》时，又据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作了订正。

《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作于一九三七年，译于一九三九年，最初连载于重庆《中苏文化》杂志第四、五卷（1939、1940年）。一九四〇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初版；一九四六年生活书店曾再版印刷，并由辽宁中苏友好协会重印（更名为《孤村情劫》）；建国后曾由北京三联书店再版一次（195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五—、一九五九年各重印一次。

这次收入本《文集》时，曾据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卡达耶夫全集》第三卷作了订正。

目 录

铁流	1—266
序中译本《铁流》(〔苏联〕绥拉菲摩维奇)	3
铁流	5
编校后记(鲁迅)	208
译者的话	215
我怎样写《铁流》的(〔苏联〕绥拉菲摩维奇)	225
序言(〔苏联〕格·涅拉陀夫著 瞿秋白译)	234
作者传(〔苏联〕格·涅拉陀夫)	262
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	267—406
译者序	269
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	283
第 一 章 炮队上等兵——瞄准手	285
第 二 章 芙罗霞	287
第 三 章 牢不可破的誓言	291
第 四 章 主人	294
第 五 章 邻居	297
第 六 章 晚会	300
第 七 章 有钱的未婚妻	305
第 八 章 兵士的苦难	307
第 九 章 一九一七年	310
第 十 章 志愿兵萨姆索诺夫	314

第十一章	司务长	317
第十二章	战争结束了	321
第十三章	篱旁	324
第十四章	媒人	328
第十五章	不速之客	331
第十六章	订亲	335
第十七章	未婚夫	339
第十八章	会亲	342
第十九章	新佣工	346
第二十章	梦	348
第二十一章	在巴尔塔集市上	351
第二十二章	回拜	355
第二十三章	死刑	359
第二十四章	金刀	367
第二十五章	四杯酒	373
第二十六章	起义者	376
第二十七章	在红旗下	382
第二十八章	结婚	385
第二十九章	法庭	392
第三十章	济诺威·彼得洛维奇	397
第三十一章	兵士从前线回来了	401
结 局		404

铁 流

[苏联] 绥拉菲摩维奇著

А. С. СЕРАФИМОВИЧ
ЖЕЛЕЗНЫЙ ПОТОК

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2 订正。

序中译本《铁流》

[苏联]绥拉菲摩维奇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政权是属于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享尽了富贵尊荣。工人和农民艰苦万分，苦不堪言，他们永远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孩子们死去了。疾病象刈草一样把人都刈除了。富人利用可以发财的战争，把千千万万的工农赶到战场上送命。

工人和农民的眼睛都慢慢睁开了。他们开始明白富人是靠他们的血汗肥胖起来的，而他们替富人受苦、死亡。于是工人和农民就起来暴动了。

但是，富人轻而易举地把暴动镇压下去了，因为工农不会组织暴动，不会广泛地联合群众去对付富人。

只有列宁同志出来创立了共产党以后，这个党才能把工人和贫农组织到伟大的革命队伍里。于是工人和农民从地主和资产阶级手里夺取了政权，从富人手里把工厂、土地、房屋、作坊、矿井，——把一切财富都夺来，组织了工农政权。工人和农民才有可能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对于一切劳动者来说，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是最美满不过的了。

可是富人是不愿屈服的。他们从白党军官中、富农中收买军队，用武力把工农赶到军队里去当兵，于是就同新政权开始了残酷

的血战。帝国主义者都帮助他们，英、法、德、美、意和其他各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都帮助他们，供给他们军械、军需品、军队。

战争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有时苏维埃被迫失败了，有时武装很不好、服装也很不好、常常忍饥受饿的、革命的苏维埃军队，打败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队。最后苏维埃军队把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队和外国武装干涉者都彻底战胜了。地主、资产阶级、白党将军、军官都逃亡到外国去了。俄国各民族的劳动者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铁流》——就是这种战争画面中的一幅。褴褛的、赤足的、饥饿的、差不多连子弹都没有的，带着女人、孩子、老人的革命军队，从敌人的重围里冲了出来。

不幸的不但是他们的武装不好，而且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十分严格的纪律，没有完善的组织，没有充分了解自己的情况。

可是，当他们经历了异常的艰险，经历了残酷的斗争以后，从他们中锻炼出了惊人的组织力，惊人的纪律性，他们深刻地了解到只有用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从死的重围里逃出来，才能得到未来的美好生活。他们于是击败了敌人，同苏维埃的主力军汇合到一起了。

这支红军所发生的事情，也会在一切地主资产阶级国家里发生，——工人和农民将粉碎、消灭嗜血成性的、凶残的敌人，建设起新社会，在新社会里没有富人，没有穷人，在那里一切政权及劳动者所创造的一切，都属于劳动者。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于莫斯科

铁 流